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九目錄

守令五

黃玉鉉

李遙

周燦

廖應召

楊柱朝

劉崑

劉昌言

李夢蘭

宋必達

陸費錫

吳李芳

臧振榮

孔貞瑄

孔尚惇
孔興詢

孫廷鐸

郭傳芳

李正華

張扶翼

衛立鼎

蕭象韶

張元凱

子瓚

玠

李先香

郭金門
劉世澍

李天柱

國朝寶璽齋詩賦卷一百十

安命正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萬王

平

因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五

黃玉鉉

侯姓黃諱玉鉉字振公一字漢崖世籍漢中府洋縣祖錫極父路
平皆有潛德侯以順治戊子中鄉試己亥成徐元文榜進士己亥
之有進士異數也筮仕得黃州之廣濟縣下車謁文廟行禮慨然
以士習文體爲先務笑簿書吏齷齪細謹無書卷氣日與知名士
文字飲催科不事而里正之輸將胥至笑曰縣亦可爲也性耿介
義所不可侃侃必行四封內苞苴絕跡而時時割俸糴以緩急人

有甘生一焜者貧無子侯詢知其先考爲萬厯乙卯名孝廉愀然
曰孝廉往矣血食將奚屬乃爲甘生買一妾公車歲例徵全書額
載銀爲道里費徵旣就分送諸孝廉張筵祖道吏以羨餘進侯怒
欲鞭之吏以額數具足告侯立命再封益之客有倦遊而落魄者
過縣侯飲之以酒拊其背曰衣何薄也立解衣衣之縣諸生之饗
而待侯舉火者不可勝數然上官差至正色臨之犒勞無加禮以
此得伉直聲或規之應曰通塞命也此輩饗餐何饗之有而吸吾
民膏血以供斷斷不能益侯之爲政輿頌日有聞而昔人所謂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者往往相左也太孺人春秋高欲迎養不得元
配王孺人嘗一至衙齋席未煖忽心動輒脂車旋里侯西向望雲

而歛歛者蓋視一官如雞肋也會大計縣人遊於膠庠者僉曰治
行爲天下第一必黃公也已而課殿縣人欲西上爭之而筭計者
先是有所徵於侯侯垂橐無以應憾侯甚勢不可挽於是縣人聚
衢太息曰嗟乎廉吏之不可爲至此乎亡何太孺人訃至侯擗踊
一慟絕而復甦視篆者來色閔之曰孝子孝子司檄句稽錢糧令
密如秋荼侯麻衣草屨客武昌破廟中一蒼頭侍爨縣人以薪爨
餉廩之廟壻曰一塵不染於縣署奈何至逆旅而改操若旣憐而
餽我我豈受人憐者事旣竣挂帆以歸歸踰年縣人思不置聲之
詩有舒生者聯爲卷徒步訪侯里門侯色喜曰桐鄉之誼今猶古
耶館舒生踰旬朔顧家徒壁立無錢爲舒生贈行則爲賣一僕舒

生歸爲縣人言縣人憮然曰區區有韻之言胡能報侯萬一而乃累家食乎侯之爲人潔廉仁厚大都若此其分校楚閩所得士人亦無大通顯者噫何其窮也當吳逆變亂有僞帥欲劄授官四川學道侯佯狂避之亂定後郡縣奏記上官有曰名節無玷大義克全侯之忠孝大節其天性然也侯生於前丁卯年十二月初六日卒於康熙己巳年六月初五日子三人念郡庠生想縣增廣生思郡庠生孫五人之佶之仵之俊之傑之□之佶秀才來乞表侯墓余爲書其厓略令持歸刻於石

右墓表金德嘉撰

李遙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邇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爲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於道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敢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卽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於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直有幹略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註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討之復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冀如錫薦襄水襄水至荆謁將軍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小醜不靖朝廷破格掄才唐

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
指不勝屈顧用之何如耳蔡竦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
爲荆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爲軍中冶
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採送每虧其直少不遂輒肆鞭笞眾苦
之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卽據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
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讞之日大人
出傳鼓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俟
兩章京憤憤冀詞詘且先毆之有頃鼓止礮發軍門啟急呼襄水
入旋訶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吳逆乎煤
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 朝廷南顧

憂遙爲 朝廷非爲煤戶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晨謁王條
悉如昨且請於王曰選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女好官我
班師日定奏女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
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
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汲黯以不拜大將軍重衛青縣
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楊州彥者襄水同年
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邱縣事罪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女
輩爲戚黨忍坐視乎僉曰楊君君子也願爲之募未幾襄水竟以
楊事鐫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荊州語水師
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慨然起曰君

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爲君募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貸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於道子二初州庠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於官中子叢庠生工繆篆與余善

張庚曰余聞冀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便民實政錄傾心焉冀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右傳張庚撰

李當陽名遙字邇齋號襄水睢州人也官終於當陽令人稱爲李當陽家故貧刻厲讀書嘗於積雪明月下走讀徹旦忘其寒鄰媼

憐而分膏弗受蔣氏徵諸名士修文社公由遠邨跼蹐至攝敝衣
霑塗滿足登其堂主人怪問曰若奚爲公揖有半膝席者有回頭
竊笑者公徐出筆曰願試文坐日已午主人餉餅棗公受而啖之
且盡眾皆指顧耳語久之公濡毫拂素疾書王子嘉生起從背後
竊窺失聲曰異才也文出果冠一社由是睚之士爭識公順治甲
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公性剛方負氣自用有事敢擔荷百折而
不回細目頎軀嶽嶽然稜厲不可犯授彭澤令彭澤十八都都十
甲甲有長長以次直其年地衝而徭繁又大猾黠蠹牟漁其間直
年者嘗至鬻兒典妻正賦外歲科民金六七鉅萬以爲常公至改
行均役法上下沮抑百至或造蜚語中傷之公不顧卒行其法民

困以紆嘗有大舸七載甲士五六百人泊邑之馬當鎮而其長陳
思官稱爲吳三桂姊子來謁公公方坐堂皇治邑政思官擁呼而
入公問何爲曰有鹽欲於貴邑鬻之公曰爾不知 國禁乎思官
曰固然有吾舅氏在公曰令知 朝廷不知誰舅氏思官怒曰若
官粟粒大而敢抗王親公頤指左右曰且械王親於獄從卒拔刀
而前公叱之不敢動思官遣卒走告三桂三桂移檄撫軍董公曰
思官犯鹽禁例發本旗鞭責思官去諸大吏皆爲公口噤心悸公
坦如也未幾卒罷去三桂叛工部尙書冀公如錫疏薦其才 命
從楚軍久之不見用公辭總制蔡公曰須之行以一縣授若公曰
今所少獨百里才乎公授遙騎卒五千曰攻某路不勝遙甘死授

遙步卒三千曰守某隘不守遙甘死今兩壘久相持 上日夕憂
捷書不聞而顧能臥一城自逸哉蔡公壯之符下卒委以當陽縣
縣產煤順承王命兩章京來採煤民患苦之公造章京言章京怒
去報王曰令抗王王召公質至官屬畢會甲而露刃侍者數百人
公從容入王蓄怒以待其兩章京礪掌瞋目欲甘心焉公慷慨陳
當陽民死於飛芻輓粟之餘臥者呻吟行者尪僂而復迫以採煤
之役枵腹入山必將盡爲溝中之斷且數百里致之幕府又能神
輸鬼轉乎令卽日脫銅墨便於當陽爲路人而王視之則固家之
臧獲亞旅也令不爲國家愛百姓王猶當罪之而王顧可重擾此
邑乎侃侃鑿鑿反復數百言左右皆擣舌王色平且聽且頷之曰

令言是旣出諸官屬相顧曰異哉有此強項令頤之亦竟勒致政
矣公治當陽凡九月而歸築今是園種芙蕖樹綠楊翠篠徜徉其
中嗜飲酒卽無客亦數具壺觴自酌醺醺之色相續志氣高亢獨
行而自得夷然視古今人無可者爲文與詩別出機軸不屑循繩
尺曰格當自我立法當自我設烏能局局摸人牆壁哉先是彭澤
署有所謂五顯神者走士女如狂公曰淫鬼也敢與令共處乎提
而去之當陽之衙神尤常白晝見形檐帷而游於衙之中儀仗與
令等至堂乃不見每夜有聲嗚嗚然自仲宣樓來徹曉弗絕前令
王嘗爲縛之幾死公至寂然取其像投之河後俞令來言又輒見
鬼物云

論曰人患氣不振則靡然百事不能爲孟子養之有以也公掉臂直往了無強禦之可畏夫豈輕蹈險難而不知自愛者哉志有所不可抑義有所不可回榮辱得喪禍福之機有所不足計耳同邑大司空湯公斌撫吳時盡毀淫祠投其神於江濤中適出一轍而落落孤行卒不能有以竟其志湯公大臣且復不能竟其志而公初膺一命輒欲爲所欲爲不亦難哉夫天下事二公不能爲而又復誰能爲之嗟夫

右傳劉榛撰

李遙字襄水睢州人進士初任彭澤縣廢無名祀擇義學師重鄉飲之典明緩葬之非民風爲之一變請上官均平里役除民害一

邑德之嗣知當陽縣縣舊出炭王官采買數十萬炭戶不支深爲
苦累遙爲力請得免後告疾歸所著有學庸說注今是園文存詩
存若干卷

右傳查岐昌撰